

文革研究叢書



真相

何蜀 主編

與 反思

2013年《昨天》精選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研究叢書



真相

何蜀主編

與 反思

2013年《昨天》精選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責任編輯：蕭 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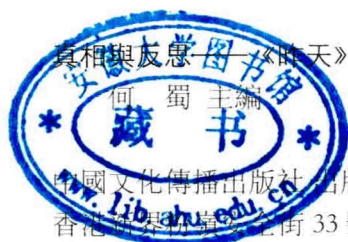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胡 冬

圖書在版編目數據

真相與反思——《昨天》2013 年精選 / 何 蜀 主編 - 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11

ISBN 978-988-13680-2-7

I ①真… II ①何… III ①文革 - 研究



真相與反思——《昨天》2013 年精選

何 蜀 主編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出版・發行

香港新界沙田安老街 33 號豐盈工貿中心 5 字樓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 00852-3921 6033

Fax : 00852-2528 5333

網 址 : <http://www.cccpress.com>

Email : info@cccpress.com

sales@cccpress.com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字 數：410 千字

開 本：880×1230 1/32

印 張：14.25

定價：HK\$ 90 元

編輯說明

這是繼《昨天——2012 年〈昨天〉精選》之後推出的第二本《昨天》精選集。

《昨天》在 2013 年共出刊 27 期，其中專輯 6 期，包括“文革中的女性專輯”，“四川文革專輯”（二期），“山西文革專輯”（二期），“非正常死亡專輯”，增刊 3 期（其中“張一哲造反派研究專輯”一期），共發表文章及資料 117 篇。

這樣一個一無稿費、二無名氣、三不能用作評職稱計成果的民間電子刊物，却能得到諸多友人的熱情支持，稿源不斷，甚至時有稿件積壓之虞，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今文化生態之一斑。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幾十年了，居然還被有形無形地設為禁區，文章難以發表，著述難以出版，讓人不知該說什麼好。《昨天》的作者們，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默默盡着自己的義務，要為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聲音。

在《昨天》的編輯中，閻長貴、卜偉華、啓之諸先生都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指導性意見，張曉良先生則每期都義務幫忙校對并經常提供有關文革歷史方面的閱讀心得與資料綫索，使編者獲益匪淺。還有許宏松、曹登駒先生為前一本《昨天——2012 年〈昨天〉精選》和這一本 2013 年精選的出版都給予了有力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謝！

因成書篇幅所限，本書僅從 2013 年全年刊物裏選出文章 21 篇，資料 9 篇，只占全年內容的四分之一，還有許多好文章和重要資料只得割愛。選入本書的文章，有的在發表後經作者或讀者提出了修改意見，這次結集出版時均作了修訂。

編者 / 2014 年 7 月 16 日

目 錄

編輯說明·····	1
生逢亂世·····	1
倪伯華 小鎮刮來造反風·····	1
李 輔 在山西文革的“震中”·····	28
劉國平 一生難忘的血火記憶·····	71
楊寶智 一個“右派”參加造反派宣傳隊的經歷·····	79
黃肇炎 “革命化”的春節·····	117
史林一葉·····	122
趙元三 “解放日報事件”辨·····	122
石名崗 山西“一·一二”奪權·····	132
羅成勝 話說涪陵文革的特點·····	173
齊晉華 “九大”前山東的“反復舊”·····	191
浩劫冤魂·····	223
趙 瑜 是誰殺了王尚志·····	223
散淡天涯 班長周瑞清之死·····	248
袁 炯 我看到的唐彼得槍殺解放軍事件·····	256
何 蜀 母親的好友穆淑清之死·····	261
齊 人 祭沈因立·····	267
專題研究·····	278
卜偉華 關於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印章 及所謂“清華附中模式”·····	278
張一哲 大饑荒與文革·····	287
孫怒濤 我對毛澤東“七二八”召見的解讀與思考·····	300

舒 聲	北大與清華文革異同之比較·····	335
周孜仁	從烏蒙山到泰晤士河·····	361
顧訓中	徐景賢罪名考·····	366
孫 濤	分解一下正在固化的歷史·····	383
民間史料·····		390
喬兼武、杜文革	給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的公開信： 造三個大反·····	390
王 銳	解讀兩份強扣工資的紅衛兵文告·····	397
李曉航	錄入提供 江西武鬥初期一份死者名單·····	400
新師院公社採訪組	光輝的青春·····	405
漁歌子	錄入提供 成都軍區梁司令員、 劉結挺副政委接見開江、萬源、 巴中等七個縣駐軍負責同志、 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 ·····	407
龐國義	錄入提供 文革中清收外出人員 所借錢糧物的兩份文件·····	418
程占彪	我初步坦白交待反動組織“三老會”的罪行···	423
附 錄·····		440
邊犢	：2013 年與文革有關的十件事 ·····	440
宗庶	：2013 年文革題材出版物選目 ·····	445

小鎮刮來造反風

倪伯華

按：本篇節錄自作者已經寫完、正在修訂的長篇回憶錄。標題和小標題是本刊另擬的。作者文革時為重慶市巴縣第四中學初三學生，巴縣木洞鎮反到底指揮部負責人之一。回憶錄全稿由其弟倪伯忠整理、錄入。

小鎮概貌

我的家鄉巴縣木洞鎮，位于重慶下游約 40 公里的長江南岸，東流的長江水到了這裏，突轉一個 90 度的急彎，折向北奔騰而去。

在文革爆發時，木洞是一個區屬小鎮，中共木洞區委、區人委（政府）都設在鎮上，屬重慶市巴縣管轄。全區有木洞鎮和木洞、水口、棟青、長坪、馬家、豐盛、雙河、麻柳、羊鹿、清溪、天池十一個公社，人口十萬人左右。木洞鎮由五個街道地段組成，從西面小河邊到東面陡石梯，依次分別稱一段（石寶街）、二段（小東門至新街口）、三段（新街口至四方井）、四段（四方井至水溝子街馬路口）、五段（澗上），鎮上居民約八千餘人。

木洞的得名，緣於一個美麗的神話傳說。相傳當年大禹治水，將這裏的洪水引退，人們特建“禹王廟”紀念。但建廟缺少合適的木料，正好魯班師傅路過此地，便借助神力，施展法術，在西面小河邊一高聳的懸崖（獅子崖）下鑿開一個石洞，引出一條天河，源源不斷的上等木料便從洞中奔涌而出……從此，這個“洞出神木”的地方就叫作“木洞”了。

自明清時代到民國時期，木洞是川東四大名鎮之一，是重慶近郊有名的水碼頭。這裏與南川、涪陵、長壽幾縣接壤，無論是從長江下游水路上來的商船，還是鄰近幾縣從旱路到重慶去的客商，肩挑背磨的力夫，過路的學子、官員等，都要在此歇上一宿，第二天一早啓程，當天下午到達重慶。因此，這裏成了商賈繁榮、物流囤積的重要集散地，是連結川、黔商品出川、入川的門戶，素有“小重慶”之稱。

中共執政後，經過“三反五反”、“公私合營”等運動，鎮上店家商鋪衰敗雕零，在計劃經濟的大一統下，各種特色經營失去活力。隨着鐵路、公路的發展，運輸格局變化，木洞更是失去了原有的地理交通優勢。因此，曾經興旺發達的商賈，漸漸衰落下來，往日喧鬧的街面，除了趕場天，慢慢安靜得有些冷清了。

文革前的木洞是一個以小手工業爲主的城鎮。鎮上沒有產業工人，各類行當如食品加工、竹篾編製，傳統的造紙業、修配業、屠宰業等，都是作坊式的生產，比較稱得上“工人階級隊伍”的，只有運輸社的船工和鐵業社的工人。

木洞鎮有兩所中學，巴縣第四中學（簡稱巴四中）和木洞農業中學（簡稱農中）。巴四中創建於1950年，是公辦的正規中學，其前身是由木洞富商胡裕隆（著名學者胡大澤之父）、丁玉樞（中國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之兄）等人出資辦的一所私立學校，最初設在木洞中壩，1951年搬到鎮東邊的一個小山坡上，由一所天主教堂改建。大躍進時期增辦高中班，三年大饑荒後取消高中班改爲初級中學，學校建制雖然縮小，依然算是木洞的“最高學府”。農中則是一所民辦中學，設在交通不便的中壩島上，校舍簡陋，師資素質和教學質量均不能和巴四中相比，安排的課程也不正規。但鎮上幾所小學每年近200名畢業生中，最多只有極少的10來個人能够幸運進入巴四中，被錄取的學生除了學習成績突出外，還要看家庭出身和父母的政治面貌（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夕在這方面是愈來愈強調），因此鎮上大多數能够繼續上初中的學生只有到條件較差的農中讀書。

文化大革命爆發時，筆者正是巴四中初中畢業班的學生。

江姐之子彭雲前來煽風點火

進入8月盛夏，鎮上突然熱鬧起來。每天重慶到木洞的班船一到，就有很多市裏來的學生到鎮上貼大字報，散發傳單，發表演講，傳播各種新聞。通過他們的宣傳、鼓動，我知道北京有了紅衛兵組織，毛主席還親自給首都的紅衛兵組織寫了一封信，支持他們起來造反。

第一次聽到“造反”兩個字，感到大惑不解。按我的理解，“造反”這兩個字多半用在小說中的綠林好漢、江洋大盜、草寇山大王身上，也用在那些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農民身上，褒貶不一，民間則多半帶有貶義。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國家，為何還要鼓動人民起來造反？通過這些學生的引導，結合報紙上輿論的宣傳，我才明白，在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內，在各級領導層中，還有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掌握了黨和國家的很多權力。毛主席發動人民群眾起來造反，就是要把他們手中的權力奪回來，是無產階級造資產階級的反！造反就是革命，照毛主席的話幹，沒錯！

到鎮上來貼大字報、散發傳單的人越來越多，不少外地來的紅衛兵，站在街頭教唱當時最流行的造反歌曲：

“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歌唱毛主席歌唱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它見閻王！”

“老子革命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

歌曲激昂，具有煽動性，又有號召力，很快在小鎮流傳。

在一派“造反有理”的喧囂聲浪中，開始了“破四舊、立四新”的行動。木洞鎮被改為“上游鎮”，鎮上有名的石堡街改為“反修路”，大坪改為“向陽坪”，新街改為“四清路”；鎮上一些有名氣的傳統老字號店鋪如“永茂商行”、“柳村園”都改成了“工農兵商店”或者叫“一食堂”、“二食堂”，鎮上所有的茶館通通關閉，

它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娛樂場所、藏污納垢的髒臭之地！

有一天市裏下來一些佩戴着紅衛兵袖章的外地學生，他們拿起剪子在街上巡查，揚言要對蓄長髮、穿花裙子、高跟鞋的男女青年採取“革命行動”：要將長髮剪去，男的推個“平頭”，女的剪成齊耳短髮即所謂“革命頭”；要將花裙子剪爛，將高跟鞋砸掉後跟。他們站在正街的各個路口上，嚇得鎮上一些追求時髦的青年男女一時不敢上街。最後紅衛兵們在永茂商店旁逮住一個外地姑娘，把她穿的花裙子剪成了破片，這個姑娘帶着羞辱與驚嚇，含着眼淚倉惶而去。

1966年8月底，木洞來了幾個神秘的紅衛兵。他們是首都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和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鬼見愁戰鬥隊”的學生，領頭的是著名的渣滓洞烈士江姐的兒子彭雲。彭雲在重慶市第四十一中讀高中時，曾隨學校到木洞支農，住在我們巴四中學生宿舍，並與巴四中師生一起在蘇家浩（現在稱桃花島）收割麥子。同學們都以能有幸見到這位著名烈士的後代而引以為榮，應學校廣大師生的熱情要求，彭雲當時給大家做了一次熱情洋溢的演講。1965年他考入哈軍工，成了這所有名的“紅色幹部子女學校”的高材生。文革開始後，1966年6月11日彭雲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用生命捍衛毛澤東思想》，堅決擁護和支持打倒“三家村”和中共北京前市委中那些“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人。這次他來到重慶這塊灑滿包括她母親在內的共產黨烈士鮮血的土地，進行煽風點火，發動群眾“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

他們一行來到木洞，才知這裏還是死水一潭。只見巴四中校門緊閉，冷冷清清不見一人（此時學校正放暑假，還未通知學生返校），沒有一點外地大城市已較常見的文革造反運動風起雲湧的跡象。於是，他們便找木洞鎮上一些單位的青年團員進行串聯，先後找到榨菜廠職工陳光權，市管會（當時的市場管理機構）職工唐永康（外號唐九）、周祖惠（女），供銷社職工龔天惠（女），水口公社小學教師王周碧（女）等人，安排了一個時間在木洞供銷社秘密開會。

在會上，彭雲等人很嚴肅、緊張地告訴大家：中央出了問題，

形成了兩個司令部，有人想篡奪毛主席的權，中國革命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毛主席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動員全國人民，防止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政權！

聽到這些情況，青年們的心情都緊張、激動起來，一致表示要立即行動起來，成立紅衛兵組織，投身文化大革命，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

率先炮轟區委的“九三”事件

9月3日這天，青年團員唐永康、周祖惠、王三富（稅務所職工）、龔天惠、陳光權以及小學教師王周碧等鼓起勇氣、打破情面，勇敢地走上了街頭。他們在四張報紙上寫了四個粗體大字“炮轟區委”，由4個人（具體是誰已記不清）各自用手牽開一張，在街上游行，頓時吸引了上百人的圍觀，還受到前來交公糧的水口公社農民劉世忠、張子輝、賈伯川等人的贊同附和與大力支持。大家匯合在一起，從正街向地處大巷子的木洞區委涌去，要求區委領導表態支持他們成立紅衛兵組織。區委主要領導避而不見，派出姓劉的組織幹事出來擋駕。

劉幹事代表區委表態：不允許各單位成立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在各單位內部進行，不許跨行業、跨單位成立組織，並且嚴厲批評唐永康等人今天的行動是無組織、無紀律的非法活動，必須嚴肅處理。雙方發生嚴重的爭執。

這件事，後來被稱為木洞的“九三事件”。

市管會唐永康、周祖惠和稅務所王三富三人隨即聯名寫出大字報，抗議區委粗暴壓制群眾的革命行動，抵制文化大革命。這是木洞地區文革中第一張批判、攻擊區委“政治錯誤”的大字報。大字報貼出後，立刻掀起軒然大波，人們爭相觀看，議論紛紛，影響在迅速擴散。

區委趕緊採取滅火措施，調動各種力量，對參與這次事件的人員進行圍攻、批判，指責他們的行為是藉文化大革命之機攻擊黨組織的反黨行為，並將“九三事件”定性為“九三反革命事件”，

在鎮上以市管會、稅務所作重點，抓“帶頭鬧事”典型。唐永康、周祖惠、王三富三人被定為“首犯”，受到公開嚴厲批判，其他人員則在各自單位接受審查。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九三反革命事件”的所有參加人員都被迫寫了檢討，承認錯誤；部分“骨幹人員”如唐永康、周祖惠、王三富、龔天惠、王周碧等，還被送到澗上的箭橋攔河壩工地一帶參加勞動，進行“改造”。

轟動一時的炮轟區委的“九三事件”，沒有多長時間，就烟消雲散了。但後來批判鎮壓“九三事件”的“罪行”，要求為其公開平反，成了木洞地區各造反派組織共同的“革命要求”，既是造反“聯合陣綫”的政治基礎之一，也是揪鬥區委當權派的主要藉口之一。

官辦“校革籌”與“思想兵”

“九三事件”後，我們巴四中全校同學得到通知，立即返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沉寂了一個多月的校園，又一次喧鬧起來。

大部分同學都按時返校了，我們畢業班的人缺席多一些，部分同學認為反正升學已無望，便心安理得地在家務農或閑耍。

教職工結束了在魚洞巴三中的集訓，帶着一身疲憊，心有餘悸地回到學校。校長陳孔義及教師王治林、白雲、張蘇東、曾統均還在審查之中，回校後就被關進了學校設的“牛棚”內。

學校成立了新的領導班子，由原來學校的政治教師劉老師主持學校的工作，學校的領導機構改名為：巴四中校革命領導籌備小組，簡稱“校革籌”。

新上臺的劉老師，論學歷、資歷和教學水平，與其他教師相比都多少有些差距。但由於有一張共產黨員和轉業軍人的金字招牌，才安排到學校當政治老師。也許是他歷來政治立場堅定，在運動中又表現積極，這次搖身一變，坐到了學校領導的寶座上。

返校第一天，劉老師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宣布：我們這次返校是搞文化大革命，暫時不復課，畢業班的學生安排，等到運動後

期再處理，大家要在校革籌的領導下，積極投入運動，沒有校革籌的允許，任何人不准外出！

在校革籌的安排下，同學們按班級成天關在教室裏，由班上團幹部組織學習“十六條”，學習報紙，學毛主席語錄，唱毛主席語錄歌。那時，毛主席已在北京檢閱了兩次紅衛兵，全國的紅衛兵大串聯已成燎原之勢。我們却還像小鳥關在籠子裏一樣，感到心神不寧、坐臥不安。

幾天後，劉老師宣布：我們也要成立紅衛兵組織。同學們一陣驚喜，高興得手舞足蹈。消息傳出的第二天，巴四中“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簡稱“思想兵”）就宣告成立了，戰旗、袖章已經由市裏統一製好，連夜派人送來。批准參加的同學全部都是貧農、下中農、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

我的家庭成份是“小販”，沒有批准參加“思想兵”，感到十分委曲。我找到劉老師說：我父親解放前也出身貧雇農家庭，年青時為躲避國民黨抓壯丁，流浪到涪陵城裏給人“幫丘二”（川語，即為人幫傭，打工），學了門殺猪宰羊的手藝，混碗飯吃。臨解放時才逃到木洞落脚安家，做一點販肉的小生意，艱難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小販這個成份在舊社會也應算是城裏的貧下中農，為什麼我不能參加紅衛兵呢？

劉老師對我愛理不理，他說：“小商小販怎麼能與貧下中農、工人階級相比？再說，你本人的表現……”

下面的話雖然沒有說出口，我已經明白了，在他的心目中，我還是一個“只專不紅”、政治上不及格的人。

我後悔不該來自討沒趣，觸了一鼻子灰。

“思想兵”戰鬥團的成立大會在學校的大操場舉行，加入“思想兵”的同學戴着鮮紅的袖章，列隊站在前面，一個個精神煥發，激動不已，人人臉上都是充滿驕傲和自豪的神情。

沒有被批准參加“思想兵”的同學，排在後面，沒有發袖章，取名為“毛澤東思想赤衛軍”（簡稱赤衛軍），算是外圍組織。我也被編在赤衛軍的行列，觀看周圍其他與我一樣的同學，大家多少都有些自愧。

“思想兵”的頭頭，由“校革籌”指定六八級的黃家金同學擔任總指揮，據講他是一個貧協主席的兒子。黃家金激動地接過劉老師授予的戰旗，迎風揮舞，鮮紅的戰旗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幾個金黃色的大字分外醒目。

隨着戰旗的飛舞，“思想兵”一齊熱烈鼓掌，掌聲很響亮、很熱烈，站在後面的赤衛軍也不好意思地跟着鼓掌，但掌聲並不熱烈。

黃家金帶領全體“思想兵”莊嚴地舉起右手，面對毛主席像宣誓：“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巴四中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全體戰士一定忠于您老人家，一定在您老人家的指引下，刀山敢上，火海敢闖，誓把剝削階級的舊世界徹底摧毀，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與此同時，鎮上也成立了為數不多的“工人糾察隊”。

“思想兵”和工人糾察隊都是自上而下的官辦組織。他們也打起造反的旗幟，實質上充當各級當權派的衛道士。哪裏有當權派被揪鬥，他們便出來解圍。他們宣揚的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血統論，散布“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荒謬理論。他們的一切活動經費都由市裏撥專款報銷。

“思想兵”一出籠，就遭到造反派的強烈攻擊。山城到處流傳着這樣的民謠：

“思想兵，思想好，天天跟着市委跑！”

“保皇有功，麻餅兩封；保皇有賞，麻餅二兩；全家保皇，鋪蓋兩床！”

後來大家乾脆把“思想兵”戲稱為“麻子兵”。

我們學校的“思想兵”成立沒幾天，就得到市裏分來的二十幾個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的名額，往來全部費用由公家報銷，有專人安排食宿，並配有專車接送，不必像其他串聯的紅衛兵那樣去擠火車、睡過道，站上幾天幾夜受活罪。

對於一個山區的孩子來說，能夠一下走出家門，到祖國的首都去“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可以說是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事情。很多的同學連重慶城裏都沒有去過，在全校的師生中，到過北京

的人更是寥寥無幾。這幸福來得太突然了。當全校師生看着這二十幾個同學，在劉老師的帶領下，喜氣洋洋地走出校門時，一個個都羨慕不已，覺得他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了。我們班的耿品祿、蔣國碧、譚志培三人，就在這些“最幸運的人”之中。此外，農中也有幾個上京名額。

1966年9月15日下午，毛澤東在北京第三次檢閱紅衛兵，我校“思想兵”赴京代表與百萬紅衛兵一道，在天安門廣場接受了最高領袖的檢閱。當晚，劉老師從北京發回加急電報：特大喜訊！特大喜訊！！我們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身體非常健康，紅光滿面，神采奕奕……

校園裏一片歡騰，師生們沉浸在幸福的暖流中，大家激動萬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沒幾天，赴京的同學回來了，一個個成了驕傲的天使。

從此“思想兵”更加威風八面。根據上面的部署，他們將殺向社會，一場血腥的大抄家運動在木洞展開了。“紅色恐怖”頓時彌漫在小鎮上空……

官方主持的“思想兵”大抄家

1966年9月下旬的一個晚上，涼風習習，秋意濃濃，我接到學校“思想兵”指揮部的緊急通知：全校同學立即全部到校，有重要活動參加。

我急忙趕到學校，一進校門，就感到今晚氣氛緊張神秘。只見操場上挂起一盞明亮的汽燈，鎮上派出所的民警吳眼鏡與劉老師正在操場一角低聲交談，一會兒又見吳眼鏡掏出個本子，在上面比比劃劃，兩人好像在商量安排什麼事情。“思想兵”的大小頭目都在忙忙碌碌地準備着，還有兩個“思想兵”的戰士拿着本子逐一登記到校人員的名單。這一切表明，今晚的行動非同一般。

晚上十點鐘，劉老師召集全體人員在大操場集合，簡短地宣布了連夜召集大家到學校來的目的和任務。“思想兵”總指揮黃家金挺身站立在吳眼鏡和劉老師的前面，大聲發出號令：今天晚

上我們巴四中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要殺向社會，搞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大行動，要大造地富反壞、牛鬼蛇神的反，要大造資產階級的反，要抄他們的家，端他們的黑窩！在行動中，大家要遵守紀律，服從命令。各行動小組，按照指定的對象，分頭執行。沒有安排行動的赤衛軍同學，今夜一律不准出校！

其他沒有獲准參加行動的，還有許多鎮上的同學，估計可能是擔心他們與抄家對象萬一有什麼關係，怕到時抹不開面子，鬥爭立場不堅定。後來還知道，一個身為“思想兵”的團員女同學也沒有去參加抄家，因為在事前安排任務後她“因事”先回家，結果“大人不讓參加”。

各個抄家小組，像戰士接到衝鋒命令，在夜色的掩護下，迅速衝出學校，奔赴指定的陣地。劉老師和吳眼鏡則留在學校坐鎮指揮。

我不但沒有資格去參加抄家的革命行動，這天晚上還暫時失去了行動自由，而不准我們走出校門的理由，竟然是防止我們暗中去給“牛鬼蛇神”通風報信！

我的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心裏感到很不舒服。我和六七級戴光榮、曹選倫等幾個被打入“另冊”的鎮上同學，在校園裏來回走動，吹牛聊天，打發時光。沒有去參加抄家的革命行動，大家多少有些失落感，情緒很低落，不免抱怨牢騷幾句，尤其是戴光榮，憤憤不平的，氣話中帶了不少刺。

到了下半夜，又冷又困，單薄的衣服已擋不住陣陣寒意，不得不在雙杠上做些暖身活動。劉老師出來巡視，見我們無事閑逛閑聊，不知怎麼便點上我，安排與其他幾個赤衛軍同學去看管關押在“牛棚”受審查的“牛鬼蛇神”教師。戴、曹二人藉機溜之大吉。我當時還自我感覺有些榮耀和感動：這下好歹有點剩餘的革命行動讓我去接受考驗了。

好容易等到天亮，我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家去，沿途見到的情景令我大吃一驚。一夜之間，鎮上像電影中日本鬼子進村掃蕩後一樣留下一片狼藉，很多的家庭遭到了抄家洗劫。街上到處堆滿了抄出來的家具、衣物、書籍、生活用品，亂七八糟一大片。那

些被抄之家的主人，神色沮喪，愁容滿面，呆立一旁，望着那些被抄出來的東西，茫然不知所措。他們由手執木棒、皮帶的“思想兵”看管着，稍有不如意之處，就會遭到皮帶、木棒抽打。

所有被抄家的對象，都是由鎮上和派出所預先擬好名單，交給“思想兵”去執行的。除了一部分是地富反壞、管制分子外，相當一部分是在單位上班的職員，這些人在民國時期有點資產，以後屬於私營改造對象。經過公私合營改造，原來的企業或店鋪被剝奪後，安排在商業部門上班。昨天他們在表面意義上至少還屬於人民隊伍中的一員，一夜之間天降厄運，現在就變成了人民的敵人，享受罪犯的抄家待遇，而且比那些已經明確了身份的階級敵人還要被整得厲害。

整個鎮上都驚翻了天。圍觀的群眾在那些被抄人家的門前圍了個裏三層、外三層，像一道密不透風的人牆。爲了體現紅衛兵的革命造反精神，體現紅衛兵的首創發明，各個抄家小組開始了現場的“活學活用”。他們給被抄之家的主人挂上黑牌，寫上姓名、罪名，再用紅筆打上一個大叉，讓他們站在木凳子上、桌子上，向群眾低頭認罪。有的還獨出心裁，把抄來的舊式衣服、瓜皮帽給他們穿戴上，讓他們一手舉算盤，一手舉“賬本”，做出地主老財剝削人民的造型，強迫他們像雕塑一樣，長時間保持一個醜態不變，否則就挨皮鞭抽打。

學校旁邊一喻姓人家，首先遭到了抄家。這家人開了一個副食店，店主外號人稱喻麻子，待人很和氣，平時生意還算可以，學校的學生們喜歡到店裏去買東西。只因主人在民國時期是一個商人，據說有點積蓄，這次就上了抄家的黑名單。抄家的時候，將家中徹底翻遍，連後院一個水池的水都放乾了來搜，也沒有搜到什麼值錢的東西。店主不在，“思想兵”就拿他的女兒出氣。那女子不到二十歲，正值青春年華，人也長得十分漂亮，平時就招人注目。她被幾個“思想兵”揪出來，臉上抹些黑灰，披頭散髮地站在家門口。幾個惡作劇的“思想兵”，還把一些女人的內褲、內衣和一雙爛鞋，掛在她的胸前，讓她舉一塊紙牌，上面寫着“資本家的大小姐——×××”，然後打上一個驚嘆號，加上兩個大字：